

■李松根

今又七夕

一段相思
日夜兼程
披星戴月
风雨无法阻挡的挚念
引领他们
在今夜相聚
所有的星星为此歌唱
一座鹊桥
连接起湿漉漉的古今

今夜,又七夕
任何的语言,都会暗淡
所有的真情,都会无声
所有的仰望,写满了虔诚

以特有的温暖
传递关于爱情的传说

我相信,爱有天意
不然,为何一段爱情
反反复复在悲与喜的剧情
里
吟唱了几千年
又在这个季节的银河里
翻腾着,不变的爱恋
我相信,
今天那些渴望的眼神
写满了温柔
倾泻的月光
蘸满浓浓的思念
今夜,我在一阙诗行里
品读一段永恒的话
一纸素笺遥寄夜空
我在婉约的诗句中
静待与君相邀



“塔”，不是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，而是西汉元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出现的，最初是用来供奉舍利、经卷或法物的。佛塔，又名“浮屠”（在佛教中，浮屠与“佛陀”（意为觉悟者，是对佛祖的尊称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在嘉定南翔古猗园内，有两座石塔，一座坐落于梅花厅东侧荷花池中，名为普同塔；一座位于青清园门庭

■芥明曼

细说古猗园两座石塔

西侧，名为万安塔。这两座石塔浓缩了我国宋元时代石质艺术品的精湛工艺。

■普同塔

普同塔建于宋代嘉定十五年（1222），原置于南翔寺九品观荷花池中，由甘子荆及其妻王氏所建。上世纪30年代，云翔寺毁后，普同塔倒于路旁泥石中。1959年，经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批准，移置不系舟北首土坡上。1981年移到梅花厅东侧荷花池中，形成塔耸荷面、众荷托塔的景致。池中绿水涟漪，普同塔藏身其间。这也是云翔寺旧物，原本在寺中九品观荷花池中，同唐代双幢一并移入古猗园。塔高3.3米，塔身为六角形，六面七级，青石质，采用多块石刻堆砌，最底层基座上，有短柱，一面开壶门内刻造像，其余五面刻佛号。上为两级塔身，一层覆莲须弥座，柱身六面有不同人物造像，衣袂飘飘，刻画生动，再上一层仰莲须弥座，上承短柱，上刻各色花卉。塔身上有伞状腰檐，上有仰莲，最上立宝瓶状塔刹。

民国23年（1934）里人姚明辉与僧莲云雇工重修，才见铭文“普同”，“大宋嘉定十五年（1222）建造，万历戊戌（二十六年，1598）重修”字样。因此，多称此塔为“普同塔”。“普同风荷”为“南翔八景”之一，南翔历史悠久，唐宋时就有南翔八景，明清时期发展为十八景。在老街的墙上有嵌南翔八景的石刻，其中包含了从梁代至民国时期南翔的重要景观：千年甘泉（梁代）、秀峰连云（唐代）、双塔晴霞（五代）、槎山烽火（宋代）、普同风荷（宋代）、猗园戏鹅（明代）、天恩赏月（清

■王平

南翔的香丝瓜

丝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具有消暑凉血、解毒通便、祛风化痰、行血脉等功效，是深受大众喜食的夏季时蔬之一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南翔人种的丝瓜品种因其独有的一种水果香气而声名鹊起，种植规模顶峰时可与当时的马陆葡萄、黄渡番茄比高下。

起初，这种含有香味的丝瓜只是在红翔东毛、西毛两个村民组的个别菜农田间种植。菜农将丝瓜拿到市场上去卖，大受欢迎，供不应求，因而激发了村民来年扩大种植面积的行动，也带动了左邻右舍参与到种植行列。

花香引蜂蝶，菜香引客来。村里的香丝瓜引来了具有市场经济头脑的菜贩子。菜贩子们捕捉到了其中商机，看中香丝瓜的内在价值，每到六、七、八月的丝瓜采摘期，他们便每天傍晚四点钟左右，骑着摩托车进到村里收购，有的贩子直接将车早早停在村庄路边，候着在田里采摘的菜农将一筐筐丝瓜拎出来，唯恐抢不到货。

待到丝瓜上市高峰时段，菜贩子们蜂拥而至。村里的田间地头一片繁忙的景象：菜农们有的在棚架下采摘，有的在跟菜贩子谈价，有的在称重计算……收

到菜的菜贩子赶忙将丝瓜

码进自己的箩筐里；还未收到货的菜贩子着急地在田埂路上边跑边看货问价，寻找心仪的货品。皮色嫩绿卖相好、吃口香甜丝滑、生长过程中不用打药水、无农药残留的南翔香丝瓜进入市场深受市民青睐。不但卖价比一般的丝瓜要高，而且销路还快。这丝瓜让东毛、西毛村民组的菜农着实丰收了一大把铜钿，也让菜贩子们从中赚了不少钞票。好事传千里。外村的村民开始想方设法各显神通，从两个村民组的菜农手中获得香丝瓜的种子。我记得，当时这两个村民组的菜农把香丝瓜的种子看得比金子还金贵，不愿意随便送人。有外村的人为此秋后冒险到田里去偷菜农留的老丝瓜种，据说有人还被当场抓到送到派出所……我是软磨硬泡家住西毛的一个姓陈的同事，并答应他“自种自吃不外卖、留种不外传”的要求，这才同意给了我十粒种子。

星星之火可燎原。不到两年辰光，香丝瓜的种子如仙女撒花般落到了南翔全镇各村各队的田野里。全镇村民自发地掀起了一股种香丝瓜的热潮。那时走到乡下，到处都能看到一

部分，八面设石刻龕门。二层以上均八面雕浅龕并坐佛一尊，大部分完整，共计32尊。其中第三、四、五层为原先之塔身，塔身上还有原供养人姓名、生辰及捐款数额等题识。每层角部雕有仿木角柱，上部八脊仿木石雕檐口，瓦当造型清晰。顶部石雕八脊封檐，上置圆形刹座，周边雕山花图案。刹身多层石刻层叠而成，顶部置宝珠。据老一辈人说，万安塔并非这个塔的原名，因该塔原位于万安寺，抗战时被损毁，移至古猗园后，特将此塔命名为万安塔。行至园中，合掌向塔，常看到市民游客在塔的龕门供奉的桔子、香烟等贡品，并在塔前合掌祈禱，一座古塔唤起的是人们的纯净与对逝去亲人的思念。这份难以割舍的情缘，凝聚并投射到万安塔上，链接古今，沟通人神。

绿竹猗猗，绿水漪漪，古猗园作为沪上五大名园之一，四时风物皆有可观，有唐代经幢宋元旧塔加持，更添古意，一园藏尽江南韵，满径风华待君寻。



阿花

吻……

有一个多月前，到横沙岛看长江防大潮堤坝时想起了我的阿花！那天上午天气不好，下着雨，我们决定去看长江防潮的堤坝，同去的一对夫妇携宠物狗也去了。那小狗身前后地跟随着主人，寸步不离，甚是可爱。我们决定下堤坝去一条石头砌成的伸向江心的步道，领略惊涛拍岸的长江气势。可是下了堤坝，有一大堆乱石堆拦着，我年事已高，同去的劝我放弃，我不服老，小心翼翼地颤巍巍地迈过了乱石堆。回头看那小狗，这块尖尖的石头上踩踩，那块突兀的石块上踩踩，半天也不敢，终于败下阵来，无奈地望着滔滔江水……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阿花！

那时我还在乡下念小学，三年级开始成绩像农田里见风见雨便往上窜的庄稼，在整个年级中也算出挑的一个。每天背着书包，迎着朝阳，走上坎坷的田间小路去上学，便有了我的阿花伴我同行。到了一座由两块石条铺成的小桥，阿花便停住了，朝我望望，那眼神在说：我就送你到这里了。而每天放学回家，还没等我踏上场角，阿花便飞奔过来，摇着尾巴在我前后左右跳个不停，有时干脆爬上我的肩头，在我的脸上脖子上亲

吻……有一次，阿花在田野里玩耍，猛然发现我在河对面，它汪汪地叫了几声，便窜下河岸跃入水中，朝我游来。上了岸，不顾一身湿淋淋的河水，摇摇尾巴，朝我身上蹭，弄湿了我的衣服也不管不顾！因为我的阿花，我和南村北宅的哥们打了一架。那天，北村的哥们放学回家，带了一条黑狗途经我村，那黑狗见了我家的阿花便乱叫甚至乱咬，阿花不甘示弱，进行自卫反击，无奈体小力弱，斗不过黑狗。于是，我村的哥们用泥块追击北村的黑狗，渐渐地由狗战变成了人战，我们人多势众，把北村的哥们打得屁滚尿流，我们追到北村的竹林子里打起了“游击战”。不料，我的一块小砖头砸得北村的一哥们头上隆起了一个小“丘陵”，状告到我家，我挨了一顿呵责和几下竹杖。

我为阿花无怨无悔！

后来事情起了变化，我邻居家养了条大黄狗，大黄狗与阿花是好朋友，大黄狗后来性格变了，见到陌生人窜出来咬人了，吓得行人哇哇乱叫。我家阿花原来很善良的，后来跟着大黄狗学坏，先后三次窜咬行人。于是大人们紧急磋商，一致要求处置阿花。我苦苦哀求，

给阿花改邪归正的机会却无济于事，大人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于是，阿花在哀叫声中饱含眼泪殒命。

大人们骗我再给我捉一条好狗，他们大啖狗肉的时候我气冲冲地冲出屋子，我决不吃我的阿花！

从此，我再也没有养过狗。

长大后看到一些报道，说西方人喜欢把狗作为宠物来养，后来，看到我周围的人也有了这爱好，把狗打扮得人模人样，给穿衣给染发，甚至有与狗同寝的，总觉得不可思议，总觉得这些人有些变态。但我觉得有点理解这些人的心理，也许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中得不到的某些忠诚，他（她）们在狗狗的身上获得了。记得有一则报道，一条中华田园犬穿越了山路，穿越了人流车流，遭遇了种种磨难，当它来到医院，轻轻地闻着医院里处处弥漫着的消毒水味道，四处张望着，当它一眼认出了躺在病床上的主人时，立即激动起来扑向主人。它什么也没有带来，两手空空，却带来了世界上最珍贵的感情，那就是忠诚与热爱。

阿花，我依然记得你，怀念你，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……忘不了，你那浑身雪白也似的白毛，白毛中散布着淡淡的褐色的花斑！



双塔晴霞

晓成摄